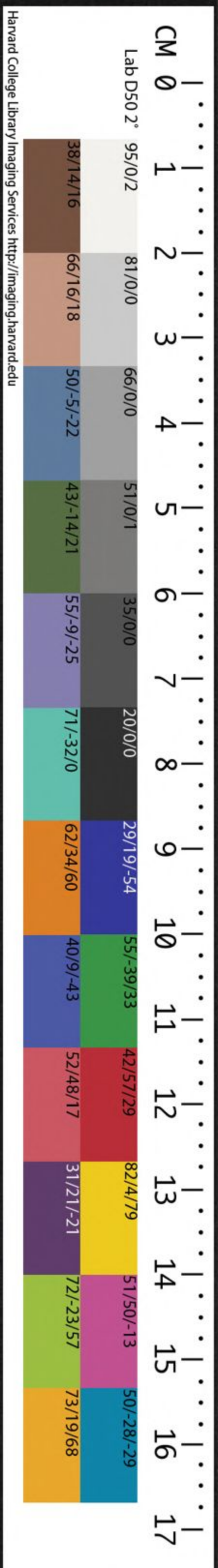


19

3040 / 1632.82 B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 1954



西湖志卷之四十五

志餘一

提要鉤元讀書之方也網羅放失史氏之法也蓋
事與詞之無所比屬者強附則贅遺棄則闕道在
收其餘焉西湖為名賢傳述每多軼事散見遺文
語異齊諧談非委巷胥從蒐擇一仍田志之舊以
存其餘詎曰誇多聊澤風雅云爾志志餘

七修類藁三代時杭為吳越荆蠻之地東南沿海陸少
而水多故大佛頭為秦皇東遊纜舟之石官巷口乃



西湖志 卷四十五
官澗口羊壩頭乃洋壩頭也至漢封吳王濞於此史
稱煮海富國其人輕悍則知非今之都會為純良之
民矣隋方築城胥山即吳山猶在城外西北鑿石為棧
道東南江海陸地一衣帶耳故曰立子胥廟於江上
圖經又云江塘去縣南五里縣彼時在錢塘門正此
數耳李紳西陵詩曰猶瞻伍相胥山廟又曰伍相廟
前多白浪是也至唐中宗景龍四年沙方漸漲地方
平坦而州之司馬始開沙河宋潘洞浙江論考其時乃宋璟
也至五代錢氏隨沙移岸漸至鐵幢遂為通衢去胥

山已三里矣

亦圖經言

及紹興間沙又漲遠遂如今日云

錄異記錢塘江潮昔傳伍子胥累諫吳王忤旨賜屬鏤
劍而死臨終戒其子曰抉吾目於南門以觀越兵來
伐吳以鱖魚皮裹吾屍投於江中吾當朝暮來潮以
觀吳之敗自是潮門山潮頭洶涌高數百尺越錢塘
過魚浦方漸低小朝暮再來其聲震怒雷奔電激聞
百餘里時有見子胥乘素車白馬即在潮頭之中因立
廟以祠焉

西湖遊覽志舊傳子胥為濤神自宋已前有禱輒應其

英靈可畏也大中祥符五年詔曰吳山神廟實主洪
濤聿書往冊頃者湍流暴作閭井為憂致禱之初厥
應如響禦灾捍患神實能之用竭精衷有加常祀庶
憑誠感永庇居民宜令本州每歲春秋建道場三晝
夜罷日設醮其青詞學士院前一明降付觀此則其
時香火可想矣

避暑錄話桑欽為水經載天下水甚詳而兩浙獨畧浙
江謂之漸江出三天子都欽北人未嘗至東南但取
山海經為證耳山海經三天子都在彭澤安得至此

今錢塘江乃北江之下流雖自彭澤來蓋眾江所會
不應獨取此一水為名余意漸字即浙字欽誤分為
二名酈元注引地理志浙江出丹陽黥南蠻中者是
已即今自分水縣出桐廬號歛港者與衢婺之溪合
而過富陽以入大江大江自西來此江自東來皆會
於錢塘然後南趨於海然浙江不見於禹貢以錢塘
江為浙江始見於秦紀而衢婺諸水與苕霅兩溪等
不見於水經者甚多豈以小遺之抑不及知耶余守
錢塘嘗取兩路山水證其名實質諸耆老頗得其詳

西湖志 卷五
欲取好事類為一書以補桑鄺之缺會兵燹不及成也

留青日札唐白居易在杭州取天竺片石在吳門取洞庭雙石以支琴貯酒與漢陸績載鬱林石同意此古人仕路清風也

夷堅志錢武肅時有獻雲鶴水犀帶者登碧波亭繫帶試水水開七尺許

十國春秋武肅時有術者告曰王如廣牙城改舊為新有國止及百年若填築西湖以為公府當十倍於此

武肅笑曰豈有千年而無真主者乎有國百年吾願也即於治所稍增廣之及忠懿歸宋計三世五王總凡九十八年

西湖遊覽志錢武肅王居宮中輪差諸院敏利老嫗監更一夕有大蜥蜴沿銀缸噏油既竭而倏然不見監更嫗異之不敢語人也明日王曰吾昨夜夢飲麻膏而飽監更嫗以所見對王微哂而已

容齋隨筆歐陽公五代史敘列國年譜云聞於故老謂吳越亦嘗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

諱之及旁采諸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矣皆無稱帝
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
辛卯耳王順伯收碑有臨安府石屋崇化寺尊勝幢
云時天寶四年歲次辛未四月某日元帥府府庫使
王某又明慶寺白傘蓋陀羅尼幢云吳越國女弟子
吳氏十五娘建其發願文字曰十五娘生忝霸朝貴
彰國懿天寶五年太歲壬申月日題順伯考其歲年
知非唐天寶而辛未乃梁開平五年其五月改乾化
壬申乃二年梁以丁卯篡唐武肅是歲猶用唐天祐

次年自建元也錢塘湖廣潤龍王廟碑云錢鏐貞明
二年丙子正月建新功臣禪院碑封睦州墻下神廟
敕皆貞明中登聖寺摩崖梁龍德元年歲次辛巳錢
鏐建又有龍德三年上宮詩是歲梁亡九里松觀音
尊勝幢寶大二年歲次乙酉建衢州司馬墓誌云寶
大二年八月歿順伯案乙酉乃唐莊宗同光三年其
元年當在甲申蓋自壬申以後用梁紀元年至後唐
革命復自立正朔也又水月寺幢云寶正元年丙戌
十月具位錢鏐建是年爲明宗天成招賢寺幢云丁

亥寶正二年又小昭慶金牛碼頭等九幢皆二年至
 五年所刻貢院前橋柱刻寶正六年歲在辛卯造然
 則寶大止二年而改寶正寶正盡六年次年壬辰有
 天竺日觀菴經幢復稱長興三年八月用唐正朔其
 年三月武肅薨方寢病與其子元瓘曰子孫善事中
 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於是以遺命去國儀用藩
 鎮法然則有天寶寶大寶正三名歐陽公但知其一
 耳通鑑亦然自是歷晉漢周及本朝不復建元今猶
 有清泰天福開運會同係契丹年乾祐廣順顯德石刻存

者三四十種固未嘗稱帝也

十國春秋錢忠懿王俶將內附決於天竺大士夢大士
 以綵繩圍繞其宅歸宋之意始定後子孫金紫不絕

太平清話寇萊公貶嶺南過杭州妾菡桃有疾謂公曰
 妾必不起幸葬我於天竺山下萊公驚哀不已從之

謹按侍兒小名錄寇萊公因會贈歌姬以束綾妾
 菡桃以詩呈公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
 嫌輕不知織女寒窗下幾度拋梭
 織得成妾媵中能詩諫者也

梅堯臣題和靖詩集天聖中聞錢塘西湖之上有林君
 復嶄嶄有聲若高峰瀑泉望之可愛即之愈清挹之

西漢志 卷四十五
甘潔而不厭也是時予因適會稽還訪於雪中其談
道孔孟也其語近世之文韓李也其順物玩情爲之
詩則平淡邃美詠之令人忘百事也其辭主乎靜正
不主乎刺譏然後知其趣向博遠寄適於詩爾

謹按和靖集有省心錄一百六十五則皆正心脩
身之切近精實者此萬曆時人附於集後非和靖
著也豈因梅聖俞談道孔孟一語
而以此實之耶然其言自不可沒

七修類稿騷人韻士多能手談而林和靖乃曰平生所
不能者擔糞與着棊其鄙賤之如此後見本集內有
云坐讀棊慵下眠看酒恰中則是棊慵下者因坐讀

耳非不能也又春暮寄懷曹南通云跌宕情懷每事
同十年曹社醉春風彈弓園圃陰森下棋子虛堂寂
寞中是着棊一事亦與人同豈逋翁亦能擔糞者耶
晁无咎跋林逋薦士書後余嘗出錢塘門遵湖放北山
一徑趨崦委曲深遠菱荇魚鳥皆可樂過林君居拜
墓下塵埃榛莽山風蕭然至竹閣讀其棟間詩徘徊
彷徨有羨慕也吾師疾固見耜而耕者曰不可與同
羣至點鼓瑟希則喟然歎曰吾與點士亦重志所向
仕不仕何論耶林君遭太平可以仕豈天性自疎莫

可尸祝不在枯槁伏藏也其推挽後來欲其聞達則反覆致志如恐不及賢哉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安得如林君者而從之

六研齋二筆林君復以湖山傲人然亦不免愛名之習當時有作西湖墨本者於孤山左側林蘿秘邃間狀出衡茅景象題云林山人隱居以示君復君復喜甚為作一詩以承之

湧幢小品杭州孤山以林和靖著濰縣之孤山乃伯夷避紂之所而名不甚著以地之衝僻不同而好事者

所重在此不在彼也

北窗炙輠錄錢塘有兩處士其一林和靖其一徐沖晦和靖居孤山沖晦居萬松嶺兩處士之廬正夾湖相望予嘗館於沖晦之孫忉忉之居即沖晦之故廬也有一菴名堯於嶺之上東望江西瞰湖湖之曲正與孤山相值而和靖之室隱見於煙雲杳靄之間遐想當時之事使人慨然也沖晦以數學顯時士大夫皆宗之嘗謂孫忉曰子孫世世不得離錢塘以錢塘永無兵燹

西泠志 卷四
睽車志臨安下竺式道者苦行修懺累年置火鑊於像
前晝夜持誦環繞遇困倦即以指觸鑊而醒之晚年
兩手惟存四指建懺堂甚雄每架一椽甃一甃輒誦
大悲神呪七遍建炎間金人至積薪其下焚之薪為
之盡而屋不然乃不復焚式嘗與林逋相倡和

謹按式道者疑即遵式詳見方外但此云兩手惟
存四指與西湖高僧事畧所載凡為法祈禱必燃
指惟存三焉語
不合存以俟考

紫桃軒又綴林君復得宛陵葛生所茹筆用之如百勝
之師橫行楮墨間無不如意故林書清瘦灑落有雪

鶴松猿之韻

四朝聞見錄今南屏山興教寺摩崖家人卦中庸大學
篇係司馬溫公書新圖經不載錢塘自五季以來無
干戈之禍其民富麗多淫靡之尚其齊家之道或缺
焉故司馬溫公書此以助風教非偶然為之也

曝書亭集詣壑菴觀摩崖隸書家人卦考葉紹翁四朝
聞見錄吳自牧夢梁錄皆云石壁刊字出司馬溫公
筆獨周密謂是唐人遺跡後人於石旁刊右司馬溫
公書六字其實非也家有宋鑑稱紹興六年十一月

西泠志 卷四十五
庚辰上諭大臣曰司馬光隸字正似漢人朕有五卷
日夕置座右所書乃中庸與家人卦皆修身治國之
道不特玩其字而已今摩崖所刊家人卦後雜以樂
記篇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舉而措之百九十二言
中庸道不遠人至無入而不自得焉百九十七言合
乎宋鑑所載當是諸大臣聞思陵面諭請刊於石者
此即王洧詩有云涑水崖碑半綠苔春遊誰向此山
來也

揮麈錄姚舜明庭輝知杭州有老姥自言故娼也及事
東坡先生云公春時每遇休暇必約客湖上早食於
山水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數妓任
其所適晡後鳴鑼以集之復會望湖樓或竹閣之類
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未散列燭以歸城中士
女雲集夾道以觀千騎之還實一時之勝事也

兩湖塵談南山有惠因寺即高麗寺在玉岑山地志云
元豐中高麗王子僧統義天入貢學賢首教於此因
施金建者其後元祐中東坡知杭州有海航載到高
麗僧統義天所遣侍者壽介等五人云來祭奠本寺

西海志 卷五 十
僧靜源又將金塔二座捨寺仍令其人尋師學法公
即上三疏謂外國假此嘗探中國朝廷無絲毫之益
而外國獲不貲之賄元豐中因靜源庸人私與往來
妄有談說遂致義天遠來寺僧得利而館待錫予公
私告病深爲未可朝議是之止令祭奠不得受塔亦
不容其尋師遊覽發其人還國夫東坡天才高邁好
談釋教如佛印惠勤之徒皆與之游而此事則深嚴
介重如此蓋風流文雅而非溺於崇尚彼偏信專惑
者亦誤矣

東坡志林 下天竺淨慧禪師思義學行甚高綜練世事
高麗國時遣僧來予方請其事於朝使義館之義日
與講佛法詞辨蜂起高麗僧莫能制又具得其情以
告蓋其才有過人者

通鑑長編侍御史賈易言蘇軾在杭州務以暴橫立威
故決配稅戶顏章兄弟皆無罪之人今則漸蒙貸免
矣旣而專爲姑息以邀小人之譽兼設欺弊以竊忠
蓋之名如累年灾傷不過一二分軾則張大其言謂
甚於熙寧七八年之患彼年饑饉疾疫人之死亡者

十有五六豈有更甚於此者又嘗建言以興脩水利者皆為虛妄無實而自為奏請浚治西湖乞賜度牒賣錢雇役聞亦不免科借居民什器畚鍤之類虐使捍江廂卒築為長隄於湖中以事游觀於公私並無利益監司畏其彊無敢觸其鋒者况敢檢按其不法耶云云宣諭曰賈易排擊人太深須與責降呂大防對曰易誠過當若欲定壘不若兩罷為便可之

北窗炙輠錄東坡性簡率平生衣服飲食皆草草至杭州時嘗喜至祥符寺琴僧惟賢房閒憇至則脫巾褫

衣露兩股榻上令虞侯搔爬及起觀其岸巾止用一麻繩約髮又築新堤時坡日往視之一日飢令具食食未至遂於堤上取築堤人飯器滿貯其陳倉米一器盡之大抵平生簡率類如此

東坡仇池筆記錢塘人喜殺日屠百鵝予自湖上夜歸屠者之門百鵝皆號若有所訴鵝能警盜亦能却蛇有糞殺蛇蜀人園池養鵝蛇即遠去有二能而不能免死又有祈雨之厄悲夫安得人如逸少乎

冷齋夜話東坡鎮維揚幕下皆竒豪一日石塔長老遣

侍者投牒求解宅東坡問長老欲何往對曰歸西湖
舊廬即令出別候指揮東坡於是將僚佐同至石塔
令擊鼓大衆聚觀袖中出疏使晁无咎讀之其詞曰
大師何曾出世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
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戒公長老開不二門
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亦是偶然爲東坡而少留
無不可者一時稽首重聽白槌渡口船迴依舊雲山
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聲謹疏予謂戒公甚類
杜子美黃四娘耳東坡妙觀逸想託之以爲此文遂

與百世俱傳也

葦航紀談錢塘西湖三賢堂兩處皆有東坡先生其一
在孤山竹閣乃香山居士白樂天和靖先生林君復
東坡先生蘇子瞻三賢像中興建都孤山爲延祥觀
而閣與像俱廢乾道五年郡守周琮建於水仙王廟
之東廡親染於額蓋取坡詩配食水仙王之意後慶
元間守臣趙從善於廟前湖隄下浚井以亭覆之名
曰薦菊亦取坡詩一盞寒泉薦秋菊之意運漕所有
三君石刻並附於堂中暨寶慶間袁彥淳尹天府請

西湖志 卷四
於朝依會稽金陵舊制遂即蘇堤中新亭增築園地
廣建堂室依水仙王廟三賢像於中前後布設亭軒
以其石刻並分寘於下大丞相魯國公書額爲西湖
之壯觀其一在龍井壽聖院方圓菴東即趙清獻公
閔堂而爲三賢堂乃清獻公閱道蘇東坡辨才法師
若訥像而寺在龍井之西北數里羣山中寺門有歸
隱橋下有滌心沼遊人多不到彼是以少有語及者
東坡志林到杭州一游龍井謁辨才遺像仍持密雲團
爲獻孤山下有石室室前有六一泉白而甘當往一

酌湖上壽星院竹極偉其傍智果院有參寥泉及新
泉皆甘冷異常當時往一酌仍尋參寥子妙總師之
遺跡見穎沙彌亦當致意靈隱寺後高峰塔一上五
里上有高僧不下三十餘年矣不知今在否亦可一
往

東坡題萬松嶺惠明院壁余去此十七年復與彭城張
聖塗丹陽陳輔之同來院僧梵英葺治堂宇比舊加
嚴潔茗飲芳烈問此新茶耶英曰茶性新舊交則香
味復余嘗見知琴者言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

西清志 卷四
緩急清濁常與雨暘寒暑相應此理與茶相近故并記之

東坡題蔡君謨海會寺記君謨寫此時年二十八其後三十二年當熙寧甲寅軾自杭來臨安借觀而君謨之歿已六年矣明師之齒七十有四耳益聰目益明寺益完壯竹林橋上暮山依然有足感歎者因師之行又念竹林橋看暮山乃人間絕勝之處自馳想耳東坡杭州題名余十五年前杖藜芒屨往來南北山此間魚鳥皆相識况諸道人乎再至惘然皆晚生相對

但有愴悵

東坡題蔡君謨書慈雅游北方十七年而歸退老於孤山下蓋十八年矣平生所與往還畧無在者偶出蔡公書簡觀之反覆悲歎耆老凋喪舉世所惜慈雅之歎蓋有以也

東坡題靈隱天竺錢塘東南皆有水樂洞泉流空巖中皆自然宮商又自靈隱下天竺而上至上天竺谿行兩山間巨石磊磊如牛羊其聲空磬然真若鐘聲乃知莊生所謂天籟者蓋無所不在也

西湖志卷四十五
兩湖塵談蘇東坡守杭留意西湖極力濬復規畫常平
錢米請給度牒以為之費又恐淤塞則設置撩湖兵
士命錢塘尉司管勾且於湖中立塔以為標表著令
塔以內不許侵為菱蕩此其見於疏狀甚明舊有石
小塔三土人呼為三塔基云予童時猶見之正德初
杭守楊公開湖始盡掘去愚俗相傳是塔以為昔人
鎮妖之物蓋承訛耳比見脩圖志咏古蹟亦以此紀
之夫愚俗不足論文士亦爾草率何哉信夫好古者
之難得也

湧幢小品東坡謂杭州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王梅溪
謂越之有鑑湖如人之有腸胃可謂貼對

春渚紀聞雲川莫蒙養正崇寧間過余言夜夢行西湖
上見一人野服髻髻頽然而長參從數人軒軒然常
在人前路人或指之而言曰此蘇翰林也養正少識
之亟趨前拜且致恭曰蒙自為兒時誦先生之文願
執巾侍不可得也不知先生厭世仙去今何所領而
參從如是也先生顧視久之曰是太學生莫蒙否養
正對之曰然先生頷之曰某今為紫府押衙語訖而

西湖志 卷之三
覺後偶得先生嶺外手書一紙云夜登合江樓夢韓
魏公騎鶴相過云命與公同北歸中原當不久也
已而果然小說載魏公為紫府真人則養正之夢不
誣矣

兩湖塵談 西湖非游觀地大有利於吾杭者也夫不觀
六井記安知李長源免民飲鹹之利不觀石函記安
知白樂天使民溉田之利不觀開湖狀安知蘇子瞻
復興溉田脩井與省民疏河之利蓋湖之為利甚廣
溉田者湖也供飲者湖也通舟楫者湖也三君子有

功德於民矣比志西湖者皆忽不知詳於戲此而不
志無所用志矣

七修類藁宋有杭州僧參寥唐亦有道士參寥見孟浩
然集唐有藏蘭亭僧辨才宋亦有高僧辨才隱天竺
見淮海集

揮麈餘話蔡元長京少年鼎貴建第錢塘極為雄麗全
占山林江湖之勝今行在殿前司是也宣和末金人
突至盡以平日所積用巨艦泛汴而下置於臨安宅
中靖康初下籍沒之詔適毛達可守杭達可京門下

西湖志 卷五
士也緩其施行密喻其家藏隱所以蔡氏之後皆不
貧

留青日札王永叔載行都試禮部者皆禱於皮場廟皮
場即皮剝所也建中靖國六年傳聞皮場土地主瘍
疾之不治者詔封靈貺侯廟在萬壽之晨華館與貢
院為鄰不知士人之禱始於何時館何因而置廟也
今皮場廟在吳山上即惠應廟應試士子尚多禱之

泊宅編方勺云先子既老迺遷還浙予偶至杭創小圃
在清波門外稍加葺治迎侍來居二年而先子捐館

後閱遺藁見先子未第時有贈吳興朱臨詩斷句云
安得斷茅環堵地漁樵終老繼清風初謂先子慕朱
早退故有是句也繼與前輩語方知是圃乃鮑當郎
中故居鮑有詩編名曰清風集時號鮑清風蓋先子
終老有繼清風之兆已見於布衣時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高宗至錢塘觀表裏江湖之勝歎
曰吾舍此何適呂頤浩上言曰金人專以聖躬為定
今駐蹕錢塘足避其鋒矣帝意遂決人皆以偏安責
秦檜不知實頤浩成之也

西湖志 卷四十五
淵鑑類函宋高宗定都臨安詔曰光武之興雖定都於洛而車駕往返見於前史者非一用能奮揚威靈遞行天討上繼隆漢朕甚慕之朕荷祖宗之休克紹大統夙夜危懼不常厥居比者巡幸建康撫綏淮甸既已申問邊圉獎率六軍是故復還臨安內脩政事繕治甲兵以定基業非厭雨露之苦而圖宮室之安也遂定都故今以臨安府為行在所

兩湖塵談宋高宗之定都臨安也紹興四年始命有司建太廟十二年作太社太稷皇后廟都亭驛太學十

三年築園邱景靈宮高禩壇秘書省十五年作內中神御殿十六年建武學廣太廟十七年作玉津園太乙宮萬壽宮十八年築九宮貴人壇十九年建太廟齋殿二十年作玉牒所二十二年作左藏庫南省倉二十五年建執政府二十六年築兩相第太鑿局二十七年建尚書六部凡定都二十年而郊廟宮省始備噫亦艱矣

西湖遊覽志瑞石山之左宋有太廟紹興四年建正殿七楹為祔室十有四以奉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

神宗哲宗徽宗其後益以高宗孝宗光宗寧宗理宗
凡十二主欽宗則缺而不祀設七祀位於殿下橫街
之北以祀司命戶竈中雷門厲行設配享功臣位於
橫街之南太祖則趙普曹彬太宗則薛居正石熙載
潘美真宗則李沆王旦李繼隆仁宗則王曾呂夷簡
曹瑋英宗則韓琦曾公亮神宗則富弼哲宗則司馬
光徽宗則韓忠彥高宗則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
孝宗則陳康伯史浩光宗則葛邲寧宗則趙汝愚

謹按中興編年紹興三十一年八月淵聖北問至
廟號欽宗遙稱獻陵明年閏二月紉木主於太廟

咸淳臨安志紹興四年命守臣梁汝嘉建太廟於
瑞石山左以奉列主後又設配享功臣位於橫街
南西湖遊覽志謂太廟獨缺欽宗不祀考欽宗祔
廟詳於宋史嘗下詔議配享功臣廷臣謂欽宗在
位不久無可當配享者故缺焉咸淳志記配享諸
臣名於列宗之下因無欽宗田汝成誤讀此志遂
謂不祀欽宗
此不可不辨

武林梵志高宗南渡議西溪建立行宮因幸西溪相度
形勢遂駐蹕於沈氏有沈諸者進食獻茶帝大悅曰
西溪且留下後遂相傳為駐馬沈

研北雜志杭州故內觀堂前有太湖石卧峰陂陀甚大
其中鑿為泓沲相傳云思陵滌硯具也

西湖遊覽志宋時和寧門內有學士院院內有玉堂摛
文堂王仲衡詩云玉堂晝永暑風微簌簌飛花落小
池徙倚幽闌憑問訊夏鷺飛出萬年枝

玉照新志紹興辛酉冬仲信兄客臨安嘗觀是歲南郊
儀仗於龍山茶肆忽一長鬚偉男子衣青布袍於稠
人中歎息云吾元豐五年遊京師一見之後不曾再
覩今日之盛殆與昔時無異焉仲信知其異人也亟
下拜俛興已失之矣

天祿識餘宋贈岳鄂王飛謚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
辭聞者出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
之典雖興議禮之言未一始為忠武之號旋更武穆
之稱獲覩中興之舊章灼如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
奉上之實仍采勘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皆一惠
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効以或
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詞賴及
子孫將與河山而並久然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
未定之謚也當稱忠武為宜

瑯邪代醉編朱子云舉世無忠義氣忽自施全身上發

出來此論足慰忠魂於地下矣續綱目書施全刺秦
檜不克而死亦本文公遺意近有人曰今之岳廟鑄
檜像於門外亦當鑄施像坐於檜上持刀斫之庶爲
得也

江湖雜記秦檜旣殺武穆向靈隱寺祈禱有一行者狂
言譏檜檜問其居址僧賦詩有家在東南第一峰之
句檜令隸何立物色立至宮殿見僧坐決事立問答
曰地藏王決檜殺岳飛事數卒引檜至身荷鐵枷囚
首垢面呼告曰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

揮麈後錄陳堯臣者婺州人善丹青登科爲畫學正王
黼薦其人於上遷至侍御史黼敗堯臣亦遭斥建炎
中詔除其職初秦會之主判高密堯臣以滄州椽曹
同爲京東漕同試官因以厚甚會之擅國遂盡復故
官雖不敢用招至武林每延至相府款密敘舊堯臣
以前所錫萬金築園亭於西湖之上極其雄麗今所
謂陳侍御花園是也

湖壖雜記靈隱羅漢堂法像稍小於淨慈而完好過之
淨慈塑濟顛於中靈隱塑風僧於中按秦檜遇風僧

西清志 卷四十五
於冷泉亭事不載乘志子於鴻書見之亦非無因之
說至今廚中檜齋僧鍋尚存有款識雖漉漫猶可辨
提醒東窗一語奪賊臣之魄褫長舌之魂正不可不
存此跡於天地間以作回邪鑒戒

湖壩雜記栖霞嶺上有五洞紫雲最奇洞前有牛臯墓
有牧童牧牛墓上忽焉擲牧童於山麓而牛角自折
自此人不敢犯考牛將軍字伯遠為武穆部將屢立
戰功紹興十七年上巳田師中大會諸將臯遇毒歸
遂卒人皆知師中之毒檜實使之後追封輔文侯故

其赫赫厥靈千秋不昧

清賞錄錢塘褒親崇壽教寺俗稱劉娘子寺宋紹興劉
貴妃專掌御史文字工書畫畫上用奉華堂印然恃
寵驕侈盛夏時以水晶飾脚踏不知節也寺在清波
門折而南

齊東野語莊簡吳秦王益以元舅之尊德壽特親愛之
入宮每用家人禮憲聖常持滿盈之戒每告之曰凡
有宴名非得吾之旨不可擅入一日王竹冠練衣芒
鞋筇杖獨攜一童縱行三竺靈隱山中濯足冷泉盤

石上遊人望之如神仙遂爲邏者所奏次日德壽以小詩召之曰趁此一軒風月好橘香酒熟待君來令小璫持賜王亟往光堯迎見笑謂曰夜來冷泉之遊樂乎王恍然頓首謝光堯曰朕宮中亦有此景卿欲見之否蓋壘石竄泉象飛來香林之勝架堂其上冷泉中揭一屏乃圖莊簡野服濯足於石上且御製一贊云富貴不驕戚畹稱賢掃除膏粱放曠林泉滄浪濯足風度蕭然國之元舅人中神仙可謂戚畹之至榮矣

程史劉蘊古燕人也金主亮將南寇使之僞降以覘國當國者喜之遂授迪功郎浙西帥司準備差遣時紹興三十一年九月癸巳也繼改京秩爲鄂倅又改倅太平州往來都督府稟議軍事後數載蘊古私使其僕北歸有告者及搜所遣家訊則皆刺朝廷機事也乃伏誅初吳山有伍員祠瞰闔閭都人敬事之有富民捐貲爲扁額金碧甚侈蘊古始至輒乞靈焉妄謂有心諾輟俸易牌而刻其官位姓名於旁市人皆驚曰以新易舊惡其不華耳易之而不如舊其意果何

西湖志 卷四十五
在右武大夫魏仲昌者獨曰是不難曉他人之歸
正者僥倖官爵金帛而已蘊古則真細作也夫謀之
入境不止一人榜其名所以示踵至者欲其知已至
耳聞者不信後卒如言

老學菴筆記紹興間復古殿供御墨新安戴彥衡所造
自禁中降出雙角龍文或云米友仁侍郎所畫也中
官欲於苑中作墨竈取西湖九里松作煤彥衡力持
不可曰松當用黃山所產此平地松豈可用

四朝聞見錄孤山涼堂西湖竒絕處也堂規模壯麗下
武林明矣老筆殊使人畏也末章乃謂錢氏鑿井建
緇黃廬以厭王氣疑此山爲武林餘脉是又收拾人
情之論當以前章爲正云

西湖遊覽志高宗旣居德壽時到靈隱冷泉亭閒坐有
一行者奉湯茗甚謹德壽語之曰朕觀汝意度非行
者也本何等人其人拜且泣曰臣本某郡守得罪監
司誣劾贓廢爲庶人貧無以餬口來從師舅覓粥延
殘喘德壽惻然曰當爲皇帝言之數日後再往則其
人尚在問之則云未也明日孝宗恭請太上帝后幸

聚景園德壽不笑不言孝宗再奏亦不答太后曰孩
兒好意招老夫婦何爲怒耶德壽默然良久乃曰朕
老矣不聽我言孝宗益駭復從太后請其事德壽乃
曰如某者朕已言之而不效使朕媿見其人孝宗曰
昨承聖訓次日即以諭宰相宰相謂賊污狼籍免死
已幸難以復用然此小事來日決了今日且開懷一
醉可也德壽始笑而言明日孝宗再諭宰相宰相猶
執前說孝宗曰昨日太上聖怒朕幾無地縫可入縱
大逆無道也須放他遂復原官予大郡後數日德壽

再往其人曰臣已得恩命專待陛下之來謝恩而去
武林舊事都城自過收燈貴遊巨室皆爭先出郊謂之
探春至禁煙爲最盛龍舟十餘綵旗疊鼓交午曼衍
粲如織錦內有曾經宣喚者則錦衣花帽以自別於
衆京尹爲立賞格競渡爭標內璫貴客賞犒無算都
人士女兩隄駢集幾於無置足地水面畫楫櫂比如
魚鱗亦無行舟之路歌談簫鼓之聲振動遠近其盛
可以想見

西湖遊覽志西湖競渡自二月八日爲始而端午尤盛

西湖志 卷五
是日畫舫齊開游人如蟻龍舟六隻俱裝十太尉七
聖二郎神雜劇飾以綵旗錦繖花籃鬧竿鼓吹之類
帥守往一清堂彈壓立標竿於湖中挂錦綵銀碗官
楮以賞捷者有一小節級披黃衫青帽插孔雀尾乘
小舟橫節杖聲喏取指揮次以舟回朝龍舟以綵旗
招之諸舟鳴鑼鼓分兩翼遠近排列成行再以綵旗
引之諸舟競發先至標所者取賞聲喏而退其餘犒
錢而已

楓窗小牘舊京工伎固多奇妙即烹煮槃案亦復擅名
若南遷湖上魚羹宋五嫂羊肉李七兒奶房王家血
肚羹宋小巴之類皆當行不數者宋五嫂余家蒼頭
嫂也每過湖上時進肆慰談亦他鄉寒故也

夷堅志侍衛步司右軍第三將狄訓練以紹興中部諸
寨兵五更入受俸至錢湖門外以候啓閉覺有堅物
觸其足取燭照視則一巨蟹長三尺形模恠醜命從
卒執縛送於家復假寐夢一人長鬚容貌古惡著淡
綠袍軟幘黑鞵繫烏犀帶手執板揖曰某乃西湖判
官因出戲於綠野蒙君虐執慮必遭鼎烹害願急馳

西漢志 卷四十五
一使往告俾全餘生當謀厚報脫或不免在微命固不足恤正恐為門下之禍非細事也狄寤而門已啓衆以次入城未暇問及事畢奔馬歸舍諸子已烹蟹分食詫其甘鮮獨妻未下箸狄話所夢使勿食未幾五子相繼病死唯狄與妻存

武林紀事 乾道初靈隱寺後生一菌圓徑二尺紅潤可愛僕報寺主驚喜以為奇珍不敢食獻於楊和王王亦竒之曰是當為玉食乃奏進於孝宗詔以美味宜供佛復賜靈隱寺蓋朝廷初不知其出於寺也仍持

至寺承之以盤經日頗有汁沾濡兩犬爭舐一時狂死寺主乃悟為毒物之氣滋結致異苟入天廚必遭大戮亟瘞諸地以絕其迹豈萬乘所御自有神護楊王亦大貴人寺主不私口腹皆得免於意外之禍耶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淳熙中作翠寒堂於禁中以日本國松木為之不施丹雘其白如齒嘗召趙丞相雄王樞使淮奏事堂下古松數十清風徐來上曰松聲甚清遠勝絲竹子瞻以風月為無盡藏信哉

上雅敬蘇文忠居常

止稱子瞻或稱東坡

四朝聞見錄龍川陳氏亮字同甫天下士也嘗園視錢塘喟然而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城中地勢下於西湖也亮奏書孝宗謂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塘又吳之一隅也一隅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鎮厭且五十年山川之氣發泄而無餘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力請孝宗移都建鄴且建行宮於武昌以用荆襄以制中原上躓其議使宰臣王淮召至都省問下手處陳與考亭先生游王素不喜考亭故併陳而嫉之

陳至都省不肯盡言度縱言亦未必盡復於上翼日上問以亮所欲言者王對上曰秀才說話耳上方鄙遠俗儒遂不復名見時兩學猶用秦檜禁不許上書言事陳嘗游太學故特棄去用鄉舉名伏麗正門下王又短之以爲欺君故遷都之議爲世迂笑至今日亮得以迂笑議已者於地下矣

乾淳歲時記二月八日爲桐川張王生辰霍山行宮朝拜極盛百戲競集如緋綠社雜劇齊雲社蹴毬遏雲社唱賺同文社耍詞角觥社相撲清音社清樂錦標

正治志 卷三
社射弩錦體社花繡英略社使棒雄辯社小說翠錦
社行院繪革社影戲淨髮社梳剃律華社吟叫雲機
社撮弄而七寶騰馬二會為最玉山寶帶尺璧寸珠
璀璨奪目而天驥龍媒絨韉寶轡競賞神駿好奇者
至翦毛為花草人物厨行果局窮極肴核之珍有所
謂意思作者悉以通草羅帛雕飾樓臺故事之類飾
以珠翠極其精緻一盤至直數萬然皆浮靡無用之
物不過資一玩耳竒禽則紅鸚白雀水族則銀蟹金
龜高麗華山之奇松交廣海嶠之異卉不可縷數莫

非洞心駭目之觀也若三月三日殿司真武會三月
二十八日東嶽生辰社會之盛大率類此

乾淳歲時記 清明前三日為寒食節都城人家皆插柳

滿檐雖小坊幽曲亦青青可愛大家則加棗錮於柳
上然多取之湖隄有詩云莫把青青都折盡明朝更
有出城人朝廷遣臺臣中使宮人車馬朝饗諸陵原
廟薦獻用麥糕稠餠而人家上冢者多用棗錮薑豉
南北兩山之間車馬紛然而野祭者尤多如大昭慶
九曲等處婦人淡粧素衣提攜兒女酒壺肴壘村店

山家分餽游息至暮則花柳土宜隨車而歸若玉津
富景御園包家山之桃關東青門之菜市東西馬塍
尼菴道院尋芳討勝極意縱遊隨處各有買賣趕趁
等人野果山花別有幽趣蓋輦下之民無日不在春
風歌舞中也

老學菴筆記韓蘄王既解樞柄常遊湖山間李晦叔自
楚州幕官來改秩而失一舉至冷泉亭愁坐遇韓來
矜其狀問之李不識韓見姿狀魁異乃告以實韓曰
某有一紙明當相贈李巽謝明日一吏持牘授之仍

助以錢三百千李遂陞京秩修牋詣府謝韓不復見
武林舊事淳熙間每奉德壽三殿遊幸湖山御大龍舟
宰執從官以至大璫應奉諸司及京府彈壓等各乘
大舫無慮數百時承平日久樂與民同凡遊觀買賣
皆無所禁畫楫輕舫旁午如織至於果蔬羹酒關撲
宜男獻具鬧竿花籃畫扇綵旗糖魚粉餌時花泥嬰
等謂之湖中土宜又有珠翠冠梳銷金綵段犀鈿髻
漆織藤窰器玩具等物無不羅列如先賢堂三賢堂
四聖觀等處最盛或有以輕橈趁逐求售者歌妓舞

西泠志 卷四十五
鬢嚴粧自銜以待招呼者謂之水仙子至於吹彈舞
拍雜劇紛紜撮弄勝花泥丸鼓板投壺花彈蹴鞠分
茶弄水踏滾木撥盆雜藝散耍謳唱息噐教水族飛
禽水傀儡鬻道術煙火起輪走線流星火爆風箏不
可指數總謂之趕趁人蓋耳目不暇給焉御舟四垂
珠簾錦幕懸挂七寶珠翠龍船梭子鬧竿花籃等物
宮姬韶部儼如神仙天香濃郁花柳避妍小舟時有
宣喚賜予如宋五嫂魚羹嘗經御賞人所共趨遂成
富媪朱靜佳六言詩云柳下白頭釣叟不知生長何

年前度君王遊幸賣魚收得金錢徃徃脩舊京金明
池故事以安太上之心豈特事遊觀之美哉

清波別志舊都歲自元宵後都人即辨上池遨遊之盛
惟恐負於春色當二月末宜秋門下揭黃榜云三月
一日三省同奉聖旨開金明池許士庶游行御史臺
不得彈奏迨南渡故老客臨安泛西湖懷舊都作詩
云曾見宜秋輦路門大書黃榜許遊行漢家寬大風
流在老去西湖樂太平輝向見人每舉此詩因志於
此以補夢華之遺

西湖遊幸記 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時總宜杭州亦無時而不遊而春遊特盛焉承平時頭船如大綠間綠十樣錦百花寶勝明玉之類何啻百餘其次則不計其數皆華麗雅靚誇竒競好而都人凡締姻賽社會親送葬經會獻神任會恩賞禁省臺府貴璫要地大賈豪民無不在焉日糜金錢靡有紀極故杭諺有銷金鍋之號不爲過也

夷堅志 忠訓郎王良佐居臨安橋下初爲細民負擔販油後家道小康夫婦奉佛齋施無虛日淳熙初年二

月清旦焚香日中有塔影七層現於側黃碧璀璨若新飾金書二字曰保叔塔佐竊自念此塔草創修治全未成緒我今自任其責乃捐力重建規模勝於承平之時寺僧塑夫婦像於第一層上後買給使減斗

恩補官

堯山堂外紀 永嘉甄龍友滑稽辯捷名冠一時嘗遊天竺寺集詩語贊大士大書於壁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孝廟臨幸一見賞之詔侍臣物色其人或以甄姓名聞且曰是温州狂生上曰

朕自識拔卿等勿阻也趣召入見上問曰卿名龍友何義云然龍友倉猝不知所對上遂不憚龍友退乃思得之曰陛下為堯舜之君故臣得與夔龍為友龍友之給捷而一時懵懵豈非榮進有數乎

西湖遊覽志甄龍友嘗游西湖作大佛頭贊云色如黃金面如滿月盡大地人只是一椽禪子多稱之

四朝聞見錄南山慈雲嶺下地名方家峪有劉婕妤好寺泉自鳳山而下注為方池味甚甘美上揭鳳凰泉三字乃于湖張紫薇孝祥所書夏執中為后兄俗呼夏

國舅偶至寺中謂于湖書未工遂以已俸刊自所書三字易之孝宗已嘗幸寺中識孝祥所書矣心實敬之及再駕幸見于湖之扁已去所易者乃執中書上不復他語但詔左右以斧劈為薪幸寺僧藏于湖字故在詔仍用孝祥書

咸淳臨安志謹東美秋夜待潮於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樽及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自若顧臨適遇之亦懷一杯就其樽對酌東美不問臨亦不與之語酒盡各散去

西泠志 卷四
三
鶴林玉露臨安淨慈寺後有望祭殿每歲寒食朝廷望祭西京諸陵祝版詞絕寓祭之權宜愈深愴慕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乾道二年上幸白石教場登臺親御甲冑指授方略命殿前馬步三司合教爲三陣戈甲耀日旌旗蔽野衆師懽呼坐作擊刺無不中節上大悅四年十一月又大閱於茅灘時冬日可愛士民觀者如堵權主營風前司公事王逵因奉觴稱壽上嘉獎之加諸軍中金四十鎰錢十萬餘緡淳熙四年十二月又大閱於茅灘十年十一月又大閱於龍山

皆用此例志未嘗不在中原也

二老堂雜志壬午三日己亥晴與芮國器程泰之蔣子禮出暗門上風篁嶺酌龍井入聖壽寺拜趙清獻公蘇翰林僧辨才畫像觀乙亥二月與張德莊周孟覺同遊時題字寺有海棠一株蓋蘇公手植僧頗有乾道元祐間諸公談論自言得於其師云午飯後過長耳相院泰之讀書處也與國器弈於山亭小酌而去道傍有六通院無足觀遂由支徑叩鄧氏時思菴菴僧導至石屋嵌空可愛進尋水樂洞聲如琴筑音節

天成以路僻人罕知者捨馬上煙霞嶺國器子禮至
中道憚其險予乃與泰之白往至寺亦憊矣少休秉
燭入洞深十二丈上下平闊近城郭不易得也歸飲
淨慈食雞甚美徵事戲為聯句數十韻如日膳雙月
攘一之類語甚工

夢梁錄四月初八日聖福皇太后聖節文武官於廣化

寺啓祝聖道場滿散出西湖德生堂放生

謹按宋天禧四年守王欽若請以西湖為放生池
慶元四年趙師異翹德生堂於石函橋西蓋指通
湖而言後所謂放生
池特湖之一隅也

宋稗類鈔自紹興講和以來金使經由官私牌額悉以
紙蒙覆之隆興間金使往天竺山燒香過太學門臨
安尹命吏持紙幕太學二字有直學程宏圖者襴襪
立其下曰太學賢士之關國家儲才之地何歎於遠
譯堅執不令登梯吏以白尹尹以上聞阜陵嘉歎久
之遂免後循之

昨非菴日纂韓侂胄過南園山莊趙師異偕行至東村
別墅宛然鄉井間見林薄中一牧童歌曰朝出耕田
暮飯牛林泉風月共悠悠九重雖竊阿衡貴爭得功

名到白頭趙訶曰平章在此誰敢唐突跡牧童至草
廬屏上有詩云玉津園內行天討怨血空啼杜宇紅
後韓為史彌遠誅於玉津園

鶴林玉露韓平原作南園於吳山之上其中有所謂村
莊者竹籬茅舍宛然田家氣象平原常游其間甚喜
曰撰得絕似但欠雞鳴犬吠耳既出莊游他所忽聞
莊中雞犬聲令人視之乃府尹所為也平原大笑益
親愛之太學諸生有詩曰堪笑明庭鷓鴣甘作村莊
犬雞一日冰山失勢湯燖鑊煮刀割

四朝聞見錄臣寮論侂冑鑿為園下瞰宗廟窮奢極侈
僭擬宮闈又曰剏造亭館震驚太廟之山宴樂笑語
徹聞神御之所齒及路馬禮所當誅簡慢宗廟罪宜
萬死蓋自寧壽觀梅亭而至太室之後山皆觀中地
也韓侂冑擅朝舊居於太廟側遂掩觀之山而有之
為閱古堂為閱古泉舊名青衣泉為流觴曲水泉自青衣
下注於湖十有二折旁砌以瑪瑙泉流而下瀦於閱
古堂渾涵數畝有桃坡十有二級夜宴則殿巖用紅
燈數百出於桃坡之後以燭之其雲巖之最奇者曰

雲岫韓命程有徽校通鑑於中侂冑居之既久歲累
月積剔奇抉勝洗石而雲根出剝土而泉脉見危峰
穩石淺灣深沼窈窕溥深疑為洞天福地之居不類
其為在天衢咫尺有旨盡給還寧壽命復為禁地云
又慈福以南園賜侂冑有香山十樣錦之勝有奇石
為十洞洞有亭頂畫以文錦香山本蜀守所獻高至
五丈出於沙蝕濤激之餘玲瓏壁立在凌風閣下皆
記所不載惟予已略具記於前集近聞併閱古記不
登於作記者之集又碑已仆懼後人無復考其詳今

併載二記云

陸游閱古泉記見山
水南園記見古蹟

七脩類藁杭吳山重陽菴有泉曰青衣洞泉臨安志杭
州府志皆以為唐開成間道士韓道古遇青衣童子
入洞故云按洞宋為寧壽觀之地韓侂冑鑿山為園
作為流觴曲水自青衣下注於壑十有二折瀦於閱
古堂前即名泉為閱古故當時言官論侂冑有創造
亭館震驚太廟之語蓋宋太廟正當泉下之山也又
考陸放翁閱古泉記則記中但言泉之甘寒清冽鋪
敘地景無青衣之事也又曰泉壁有開成五年道士

諸葛鑑元八分書而癸辛雜志載為元年六月南嶽道士邢令錢塘令錢華題名道士諸葛鑑元書俱不言道士韓道古事也作記時寧宗嘉泰三年予意青衣之事必見於嘉泰之後咸淳之前故陸記無而臨安志有也今二志以為開成非矣而洞記以為見於大德丁酉尤非也予又恐韓閱古訛而為韓道古未可知若夫建菴之日必開成年間鑿石之事可証矣但恐名非重陽至大德間始有重陽之名故石壁又有廣微子書大重陽菴字廣微元時天師也今菴記曰韓之

西湖志卷之四十六

志餘二

四朝聞見錄考亭先生得友人蔡元定而後大明天地之數精詣鐘律之學又緯之以陰陽風水之書先生信用蔡說上書建議乞以武林山為孝宗皇堂且謂會稽之穴淺狃而不利願博訪草澤以決大議其後言者謂先生陰援元定元定亦因是得謫云

四朝聞見錄慶元元年韓侂胄欲逐趙忠定因以盡除天下之不附己者名以偽學朱文公去國寓西湖靈

芝寺送者漸少惟平江木川李君杞獨從容叩請得窮理之學有紫陽傳授行於世

謹按四朝聞見錄朱文公嘗寓居西湖靈芝寺田汝成著西湖遊覽志朱子獨遺寧非缺事此類如宋安定郡王趙德麟賜第湧金門見春渚紀聞徐復居鳳山門高士坊巷見成化杭州府志錢稊居九里松見武林紀事徐奭居吳山下又嘗居萬松嶺下杜仲高寓居清湖橋俞顥晚居九里松俱見咸淳臨安志楊萬里寓居蒲橋見誠齋朝天集幼圃詩序朱弁寓居白龜池見兩浙名賢錄李性傳寓居李博士橋以脩武志名其巷為武志坊見萬曆杭州府志姜夔寓居水磨頭見吳夢窗詞稿王明清寓居七寶山見揮塵三錄廉布寓居吳山見揮塵餘話御史中丞辛丙殿中侍御史常同監察御史魏石明橐周綱皆居七寶山時稱五臺山見武林紀事倪思寓居新橋馮封椿家書院見經鉅

堂雜志宋褰寓居西馬塍見雪巖吟草王鶴寓居觀禱見詩人玉屑崔與之居忠孝巷因名崔家巷見嘉靖仁和縣志周輝祖居前洋街見清波雜志又居清波門見萬曆杭州府志元黃潛嘗讀書寶叔塔院名所居為學士軒見兩湖塵談貫雲石居鳳山門外海鮮寺其故宅見嘉靖仁和縣志吾衍居生花坊見學古編夏若水所居名昭慶灣見霏雪錄楊瑀居葛嶺元順帝書山居二字賜之因著山居新語見錢塘志補陳基寓居觀橋見萬曆錢塘縣志楊維禎居吳山鐵冶嶺因號鐵崖見存齋詩話喬吉甫寓居杭州太乙宮見錄鬼簿陳雍居鹽橋七寶巷孔克愚居夾城巷著西塍吟稿崔彥暉居鹽橋俱見成化杭州府志明初李暉居北關門外見州閣集瞿佑舊居薦橋見存齋詩話莫睿居教睦坊今稱莫家街見錢塘縣志夏誠居湖墅歸錦橋陳敏政卜居鹽橋東胡世寧居艮山門凌雲翰居夾城巷俱見嘉靖仁和縣志吳瓚居左家橋見武林紀事或一時流寓或當代名家志皆失

載並著於此
俾有考焉

堯山堂外紀真希元會試於行都祈夢吳山梓潼廟題
其鼓曰大扣則大鳴小扣則小鳴我來一扣動五湖
四海聞其聲是夜得吉夢其年及第

宋稗類鈔王妙堅者興國軍九宮山道嫗也嘗以符水
咒棗等術行乞村落既而至杭多遊西湖兩山間一
日至西泠橋茶肆有陳生者隸職御酒庫其妻適見
之因叩以婦人頭腫不可梳者還可穰解否曰此特
細事命市真麻油半斤燒竹瀝投之妄為持咒俾之

沐髮應梳而解是時楊后方誅韓而心有所疑髮腫
不解疑有物祟徧求穰治會陳妻以油進用之良驗
后頗神之遂召妙堅入宮賜予甚厚日被親幸且為
創道宇賜名明真累封為真人

兩湖塵談西山集慶寺宋理宗朝閻貴妃攢宮所也妃
父墳亦在寺右而今則蕪廢矣武林舊事載顯慈集
慶教寺閻貴妃香火寺殿閣扁皆理宗御書有月桂
亭甚佳為湖山諸寺之冠考之理宗帝紀淳祐八年
乙未冊命婉容閻氏為貴妃景定元年七月壬申貴

妃閻氏薨賜謚昭惠宋史無閻貴妃本傳史臣謂帝
中年嗜欲頗多怠於政事大畧若是而已暇日游寺
中寺僧出一圖相示予莫辨其爲誰某試問焉僧謂
其戴烏紗折角巾衣黃龍袍而容貌莊肅者爲理宗
其後翟冠禕衣而美麗者爲閻妃其年少而冠帔差
降者爲宮嬪其次戴折角上巾衣黃袍而清秀者爲
度宗其次烏紗方巾衣青衣而年可十數歲者爲太
子又其次烏紗帽淡黃衣者爲閻妃父又其次烏紗
帽一衣絳袍一衣青袍者爲史彌遠賈似道按理宗

閻妃之像其言當是但不應於妃後獨繪一宮嬪且
冠服似有名位者此則可疑又理宗無子立榮王與
芮之子爲子即度宗是時爲皇太子然考之度宗崩
德祐帝初立年方四歲則理宗爲此遊時度宗尚未
有子不知此年少者爲誰其謂一人爲妃父則不可
知若史賈二相則尤可疑蓋理宗雖素眷二相然外
廷臣僚恐難厠妃嬪游燕間又况考閻承寵時彌遠
已死久此又不可信也意必當時御駕幸寺中諸臣
妾扈從故寫爲此圖以紀一時之盛其後歷年旣久

俗僧不知典故以訛相傳遂致其說如此俯仰三百年來俱成陳迹往事已無從致詢矣

玉牒初草嘉定中詔臨安府北山劔門嶺毋得伐石以張齊賢論其洩山川之氣故也

癸辛雜識楊駙馬賜第清湖巨璫董宋臣領營建事欲拓四旁民居逼近者莫如太學生方大猷之居璫具禮訪之方延入坐璫未敢有請方遽云今日內轄相訪得非以小屋近墻欲得之否璫愕不復對方曰內轄意謂其必梗化所以先蒙見及某當首獻作倡就

案即書契與之璫奏知穆陵大喜視其直數倍酌之方作表謝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毫已上悉出

君恩

上毛詩下東坡謝表並全句

自此擢第登朝皆由此徑梯焉

都城紀勝行都左江右湖河運通流舟船最便而西湖舟船大小不等有一千料約長五十餘丈中可容百餘客百五料約長三丈十丈可容三五十客皆竒巧打造雕闌畫棟行運平穩如坐平地無論四時常有游玩人賃假舟中所須器物一一畢備但朝出登舟而飲暮則徑歸不勞餘力惟支費錢耳其有貴府富

西湖志 卷四
室自造者又特精緻西湖春中浙江秋中皆有龍舟
爭標輕捷可觀有金明池之遺風而東浦河亦然惟
浙江自孟秋至中秋間又有弄潮者持旗執竿狎戲
波濤中甚為奇觀天下獨此有之

西湖遊覽志 宋理宗時嘗製一舟悉用香楠木捨金為
之然終於不用至景定間周漢國公主得旨偕駙馬
楊鎮乘之汎湖傾城縱觀為之罷市是時先朝龍舟
久已沉沒獨小烏龍以賜楊郡王者尚在或傳此舟
一出必有風雨之異賈似道有車船不煩篙櫓但用

關輪脚踏而行其速如飛其他若大綠間綠十樣錦
勝金羈等船皆民間物也今時湖船大約比宋差小
而檻牖敞豁便於倚眺如水月樓煙水浮居湖山浪
跡此其尤勝者也童巨卿以子貴封御史行樂湖山
手構一室棟宇畧具護以箔幕小可捲舒出則攜之
或柳堤花塢當心處便席地布屋吟酌其中題曰雲
水行亭編巨竹為桴放湖中隨波流止渺然蓮葉也
月明風清墜露淅淅吹洞簫蘆葦間山鳴谷應聞者
泠然有出塵之想題曰煙波釣筏一時風致良可尚

也

堯山堂外紀有富春子善風角鳥占賈秋壑招之一日叩以飲食之事密寫緘封明日賈宴客湖舟至暮賈立船頭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之句客廖瑩中言日已晚可拆緘觀之諸事不及唯有月明星稀烏鵲南飛八字衆皆驚賞

揮麈錄賈似道當國時臨江童謠云滿頭青都是假這回來不作耍其時京師粧競尚假玉因以假爲賈喻似道專權而景炎丙子之亂非復庚申之後也似道

遭貶時人題壁云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樂復愁西湖依舊流吳循州賈循州十五年間一轉頭人生放下休此語視雷州司戶之句尤警吳循州謂履齋其遭貶乃賈擠之也

續夷堅志賈平章母兩國夫人就道堂設雲水齋有一道人滿身疥癩謁齋衆惡其不潔勉與齋罷曰此宅有厭氣宜書符厭之索黃絹三尺畫一墨圈大如盤寘之壁間而去衆人笑之欲揭去忽見圈中一點通明如玉有金書正一祖師諱字方知天師降也

西泠志 卷四
咸淳臨安志景定辛酉錢塘火災延燒居民惟吳山一
老翁家獨全翁平時誦經樂施火起之夕以老僮不
能去遣兒與婦亟走兒婦不忍相舍離處烈焰之中
全家昏然熟寐至於葡萄架亦不焚灼夫積善於平
日之素而孝感於一念之頃其為神物護持如此行
路之人相與言者必曰葡萄架因作詩以為世人好
善者之勸云鬱攸屬者潛煽災飛廉縱風相與偕林
林生齒七萬戶連甍接棟燒成灰如何老翁一區宅
間不以寸獨不煠玉石俱焚勢應爾豈有幻術能然

哉聞之翁乃好善者平時事佛經卷開有餘必以濟
貧乏不以利欲縈其懷倉卒遂蒙神鬼護萬目注視
咸驚猜厥初巨焰藝天起左顧右盼如燔柴翁知無
地可脫免委身甘作燼與煨糜兒與婦令亟走誓死
不去無違垂全家酣寢越信宿如聞大浪聲喧及
其夢覺火亦息依然一室當崔嵬微如葡萄不薰灼
而况樑棟與楠椳蒼蒼表善有如此餘自作孽何足
哀作詩誌往勸善者勿以斯語同優俳

齊東野語錢塘向有集竒對云妙法法因因果寺金輪

西湖志
卷之二
金剛

錢塘寺名

中和和豐豐樂橋銀杓銀甕

錢塘酒樓名

癸辛雜志江西張秀才者未始至杭胡存齋攜之而來一日泛湖問之曰西湖好否曰甚好曰何謂好曰青山四圍中涵綠水金碧樓臺相間全似着色山水獨東偏無山乃有鱗鱗萬瓦屋宇充滿此天造地設好處也語雖粗俗然能道出西湖面目形勢真為可喜也

淨慈寺志西湖八景南屏有其二一曰南屏晚鐘一曰雷峰夕照鄭郡丞燬讀書蓮花洞下自號蓮石散人

嘗書一聯殿柱云松韻鼓笙簧和南屏之晚鐘清如雅奏禪心開定慧對雷峰之夕照湛若明生非任山歌者未易領略到此

癸辛雜志葛天民字無懷居西湖上時所交遊皆名下士有二侍姬一曰如夢一曰如幻一日天大雪方擁爐煎茶忽有皂衣闖戶將大璫張知省之命招之至總宜園清坐高談竟日雪甚寒且腹餒甚張初不言相招若葛自來相訪唯茶話不設盃酌延論至晚一揖而別天民大恚步歸悔為皂衣給辱抵家見庭戶

西湖志 卷四
間羅列筐篚數十扛布囊數十挑楮幣薪炭果肴酒
品以至香藥適用之物充牣於前蓋璫欲餽此物故
先戲之使怒而喜耳

夢梁錄錢塘門外東西馬塍諸圃皆植恠松異檜竒花
巧果多為龍蟠鳳舞之狀每日市於都城

癸辛雜志馬塍藝花如藝粟橐駝之技名天下徃徃發
非時之品真足以侔造化通仙靈凡花之早放者名
曰唐花其法以紙飾密室鑿地作坎緘竹置花其上
糞土以牛溲硫黃盡培漑之法然後置沸湯於坎中

少候湯氣薰蒸則扇之微風盎然融淑之氣經宿則
花放矣若牡丹梅花之類無不然獨桂花則反是蓋
桂必清涼而後放法當置之石洞巖竇間暑氣不到
處鼓以涼颼養以清肅竟日乃開此雖揠而助長然
必適其寒溫之性然後可臻其妙耳余向留東西塍
甚久聞老圃之言如此因而感曰草木之生欲遂其
性耳封植矯揉非時敷榮人方詫賞之不暇噫是豈
草木之性哉

西湖遊覽志餘鮮于伯機嘗蓄一蠻獅水滴瑩如碧玉

西泠志 卷四
鬚髮眉眼膚理衣摺種種精緻蠻腦為竅置吸子乃漢時物也把玩未嘗釋手一日於斷橋水閣倚闌偶墮吸子湖中百計求之不得悵怏慨歎形神凋枯既他往踰三年復來斷橋俯瞰湖波適霜降水落泥漬星朗吸子儼然可掬便解衣泗取如獲至寶易號曰神人獅子一時能詩者歌詠其事

霏雪錄元帥謹齋夏公諱若水居西湖之昭慶灣第宅百餘間乃故宋謝太后歇涼亭如眉壽堂百花堂一碧萬頃堂湖山清觀等皆宏麗特甚又架船清水中

每元夕諸堂皆施玉色簾放華燈上下輝映極為偉麗士女縱觀達曉娃僮輩往往得遺簪墮珥

輟耕錄大德戊戌二月張漢臣尚書趙松雪學士費北山曹侯同在湖市泛舟過西湖至毛家步上岸乘肩輿將遊水樂洞行里餘逢一尼寺趙公偕二公入寺訪親俄而後人來報張公之老僕卒死矣亟回至其所呼救不省忽有二道士過一老一幼云無妨老者即於死人面上吹呵幼者就籬落間摘一青葉度於老者若作法書符狀置於死人面上隨即再生頃間

西湖志 卷四
失二道士所在或云恐是洞賓變現隱括其姓如此
山居新話黃子久公望自號大痴吳人博學多能之士
閻子靜徐子方趙松雪諸公莫不友之一日與客游
孤山聞湖中邃聲子久曰此鐵笛聲也少頃子久亦
以鐵笛自吹下山遊湖者吹笛上山乃吾子行也二
公略不相顧笛聲不輟交臂而去一時興趣又過於
桓伊也

癸辛雜識 西湖四聖觀前每至昏後有一燈浮水上其
色青紅自施食亭南至西陵橋復回風雨中光愈盛

月明則稍淡雷電之時則與電爭光閃爍余一之所
居在積慶山巔每夕觀之無少差凡看二十餘年矣
至正直記 至正丁酉秋八月予往錢塘西山普福寺時

景脩

葉景脩名
森錢塘人

每舉趙松雪遺事有云一日侍行西

湖上得一太湖石兩端各有小竅體甚平松雪命景
修急取布線一縷扣於兩竅已而令人滌淨扶立久
之清風颯至其聲如琴即命名曰風篁歸雲川當易
以絲絃上之為小齋前松下之翫景脩曰此前人為
之乎松雪曰否我自以意取之也其敏慧格物如此

淨慈寺志張伯雨嘗有春日遊南山約手書一卷詞致
字法可稱奇品約云看花長安已是丈人之行問鐵
鑪步聊從太史之觀甫及春晴可無宿諾且驚峰猿
洞衆人何莫由斯顧靈石龍泓賢者而後樂此緇塵
弗汙碧嶺長幽仰探元豹之深下笑飛蚊之聚風篁
蕭爽憇德威三老之亭蟬冕輝煌拜元祐諸賢之象
徐行後長逸興超倫撫中岳外史之書碑長虹貫日
覓房山侍郎之題壁白雲啓扉放浪形骸抒寫懷抱
豈沙門不得稱高士而濁醪亦足名賢人追觴咏之

風流成談笑之故事盤飧爲具酌必真率會中車騎
後時罰依金谷酒數

寒夜錄錢塘祝吉甫居西湖上構小樓眺盡湖山之勝
賓客常滿有富家築墻數仞蔽之吉甫因鬱鬱不樂
趙松雪訪吉甫登樓爲書二字扁曰且看無何鄰以
通番簿錄家徙垣屋摧毀小樓內湖山如故處炎涼
世界此二字扁應須書置座右然真能放開眼孔當
下已自付之不見不聞何須看到日後耶

太平清話錢塘吳山之陽元妙觀方丈後池上絕壁有

竹一枝俯而仰息齋寫其真於屏上至今遺墨尚在焉

西湖遊覽志映江樓宋時有亭扁曰煙雲魚鳥元至元丁丑燬至正庚寅重建扁曰瞰江正德元年大監麥秀御史車梁布政使林符等改建層樓扁曰映江吏部尚書屠瀟為記

西湖遊覽志海鮮巷內有海鮮橋石長丈餘其文如魚龍蘊藻之狀巧如繪畫蓋宋時故內物也

北窗炙輠錄杭州江漲橋有富人黃氏惟嗜鼈日羹數

鼈一日其庖者炮鼈以為熟也揭簽蓋有一大鼈仰伏於蓋頂乃復入釜中須臾揭之其鼈又仰焉庖人憐之其厨適臨河乃縱諸河羞餘鼈以進主翁為訝其少以為盜之也鞭之兩脾流血庖人痛甚卧竈下既覺頓覺痛止視兩脾則青泥封其瘡訝之俄而見鼈自河負泥而上庖人大恠之具以實告主翁主翁感其事遂不食鼈後遂捨其廬為寺即今之黃家寺是也

西湖遊覽志餘僧仲芬為上天竺書記摹寫雲山以寄

意求者漸衆因謂世間求假不求真如錢塘八月潮
西湖雪後諸峰極天下偉觀二三子當面錯過却求
玩道人數點殘墨何耶

客杭日記郭天錫遊大般若寺寺在鳳凰之左即舊宮
地也地勢高下不可辨其處所次觀楊總統所建西
番佛塔突兀二十餘丈下以碑石甃之有先朝進士
題名并故宮諸樣花石亦以鐫刻龍鳳者皆亂砌在
地山峻風寒不忍睇視而下次遊萬壽尊聖塔寺亦
楊姓者所建正殿佛皆西番形像赤體侍立雖用金

裝無尊嚴意門立四青石柱鐫鑿盤龍甚精緻上猶
有金鐘一口上鑄淳熙改元曾覲篆銘皆故物也行
至左廊壁上有一詩云玉輦成塵事已空惟餘草木
怨春風憑高無限淒涼意目斷蒼梧夕照中不知何
人所作

客杭日記天錫游新建報國寺行至殿後有塊石僅留
二十餘字僧別立一木牌云五十年前理宗夢二老
僧曰後二十年乞一住足地恍然夢覺今築地得此
石却無年代可考昔梵刹爲王宮今茲復爲梵刹如

波入海以余觀之亦好事者爲之也且朝代之廢興
皆天意也二僧入君王夢中孰記而傳之耶浮屠之
說妄矣

霏雪錄上天竺觀音像石晉天福四年僧道翌一夕見
山間光明往視之得奇木不能名乃命匠者孔仁謙
刻像治平中郡守蔡襄表其異上之賜靈感觀音院
額今俗謂像係沈水所刻者非也至正間丞相達實
帖睦爾敬事之累有奇應歷朝所賜及士民樂施者
珠貝金玉等物設一大廚貯之一僧專掌扁鐻予嘗

見其玉鐘玉觀音像玻璃瓶寶冠數種其他珠寶皆
不見矣洪武戊午大旱時叅政徐公本總制徐公某
以下皆免冠徒跣入山迎像祈之不許第三日復迎
之乃出旛幢饒鼓儀衛之盛溢於道路是日亭午富
民孫氏設饅頭瓜果之供像抵西天寺而妥焉時青
天赤日無纖雲至申牌忽海東頭黑子一點如大錢
狀自西而來瞬息間如車蓋乃雲也隨近隨展不頃
刻間已溥覆矣無暴風雷雨之作又頃之大雨如撒
菽街中潦水盈尺至酉時始霽人心感悅譁呼之聲

載於道路此予親見者也感而遂通之理不信然耶
霏雪錄洪武己酉吳山三茅觀雷擊一白蜈蚣長尺許
廣可二寸身有真書秦白起三字字殷殷起
霏雪錄吾家掌出納人杜徽之夏日嘗隨莫月鼎入西
山至湖上熱甚月鼎曰吾借一把傘與汝共戴乃向
空噓氣忽雲一穗隨而覆之

武林紀事于肅愍公謙有奠安宗社再造之功英宗復
位公爲奸臣所害死之日天日無輝先是西湖旱竭
土裂邦人驚異時孫元貞以尚書鎮浙語人曰賢人

之生實藉山川之秀今日之兆哲人其萎乎未幾公
果卒

西湖遊覽志餘杭州士夫居鄉者往往以名節自勵上
官蒞茲土者以出格之禮待之成化間布政使甯良
等建西湖書院於孤山以居夏時正郡守胡濬建怡
老園於帳前營以居兵部正郎陳謙濬又重僉事王
公琦清節奏聞於朝贈琦銀一百兩此熙朝盛事也
武林紀事弘治己未予自通州得請歸田與相知鄉士
夫數人倡酌詩酒徜徉湖山日以爲常自甲子歲予

乃創爲歸田樂會踵香山洛社之遺躅也在會者太守復齋孫公竹軒毛公憲副邵公州守質菴陸公素軒陳公樸菴徐公謙齋姚公運同愛蓮黃公裕菴朱公通府直菴沈公思菴郭公澹菴吳公大尹古經李公暨予一人凡十有四人約每月一會凡良辰美景無不一行山水名勝無不一往歲十二會主會以齒周而復始凡會先期折柬相召會日辰刻俱至坐席以齒不事虛遜饌止四味果止四品飯食隨備酒行以量主不強勸客不固辭酒酣或吟詩或弈棋投壺

隨意盡歡而罷自後在仕諸公先後得請而歸者聞而悅之相率來赴故又增入太保兩峰洪公大卿東瀛陳公憲副西湖居士鄧公一齋徐公北屏惠公少叅葭茁鄒公憲僉同山徐公同府易齋董公長史靜觀陳公大尹處吾費公侍御拙菴賀公揮使控海陳公判簿退菴王公封主事素菴張公方伯薛溪丁公前後二十八人後物故六人今存者二十二人或行湖山或游寺觀聯輿接蓋朱紫踰躑而又日相親與吉凶慶弔罔不胥會鄉里稱歎指爲神仙蓋吾杭自

昔未有今自予發之亦一時盛事也予遂貌諸公小像略敘履歷偶舉四時之會各附以詩刊刻成集名曰歸田樂會錄京兆南峰陳公通守槎南馬公爲之序其首尾可以傳之永遠使後人視予輩亦猶予輩之慕香山洛社也

七修類藁杭吳山之麓有大井井口甚巨往往有冤抑者投於中紹興中太尉董德之作大木石板甃之面開六眼歷元至今木石俱損仍多落井者弘治間叅政周本復甃之面界五眼至今存焉

留青日札西湖法相寺中藏一異齒其大如拳正碧綠

色透明山僧云是佛牙以誘婦女請觀獲利也其狀如盤牙想是西域異獸口中者且曰此佛丈六金身如有此牙則須十六丈長乃可容此頭也古人所載那衍國有金輪王齒長三寸豈是物耶

兩湖塵談武林山水奇勝處頗多若普光菴之吳坡泉永壽寺之芝巖甘露寺之頓足泉龍井寺之一片雲石法相寺之錫杖泉皆郡志野史之所未載登臨弔古所當窮其勝槩者也

西湖志 卷之三
七修類藁杭南山邵皇親墳之原基法因寺也寺後山
壁有溫公篆易家人卦於上道勁可觀寺前通衢地
名太子灣其寺乃五代錢文穆王所建歷世垂五百
餘年毀於嘉靖庚子然而家人利女貞五爻聘納后
妃之吉占又地以太子名遂成戚里之冢豈非數耶
陸儼山跋西湖圖此卷購得之長安當是西湖圖第有
蘇堤而無岳墳豈思陵時畫耶或云李嵩手筆然無
題識可考觀其粉金題額非宋人不能畫也予夙有
山水之好頗留意錢塘西湖昨歲出持浙憲輿舫往

來若爲已有旣去而未能忘之今嘉靖戊戌臘日邂
逅此幅恍如再到時適有山陵扈從之行表弟顧世
安黃甥從旁贊賞以爲人世等鴻雪爾正可卧遊神
往橐中自合貯湖山也予笑曰吾老矣不復能有登
臨之興儻遂歸休得從二三子於江海之上左右圖
書以樂餘年是卷也寧非予鑑湖之一曲耶

湧幢小品楊璉真伽等三髻畫諸佛像以己像雜之刻
於飛來峰石巖之內嘉靖二十二年二月杭州知府
陳仕賢擊下三髻像梟之三日棄於園田汝成爲記

其事田汝成誅三髡像文飛來峰有石人三元之浮屠楊璉真伽閩僧聞剡僧澤像也蓋其生時所自刻畫者莫為培擊至是陳侯命斬之聞者稱快嗟乎談宋事而至楊浮屠尚忍言哉當其發諸陵盜珍寶珠襦玉匣零落草莽間真慘心奇禍雖唐林兩義士易骨潛瘞而神魄垢辱徹於九幽莫可雪滌已夫趙氏立國庶幾存仁而叔世寔微覆宗海濇又不憖借一抔以蓋藏湊悲夫陵谷遷移觸目鮮故而梟髡儼列留玷茲山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穆陵顱骨韜藏穹

廬高帝藉而返之惜其時無以賊像事上聞者乃今竟誅滅於陳侯宣皇祖之德意洩異代之憤疾作義士之雄心掃名山之氛厲良足快矣昔申屠通毀曹操之祠薛伯高去鼻君之廟史氏紀之以為奇節以今方之不亦並美前脩哉春秋之法剪除亂賊雖死曰誅以明刑也竊有取焉

曝書亭集飛來峰石上下多鑿佛像相傳謂是元僧楊璉真伽所鑿蓋本於夏時正府志非也象教自漢明帝時流入中國終漢之世凡宇內墓門石闕刻鏤先

聖賢孝子列女未有鐫及佛像者至晉始有之潛說
友撰臨安志在宋咸淳年此時楊璉真伽未至江浙
行省志中載寺有梁簡文帝石像記又據陸羽靈隱
寺記稱理公巖慧理宴息其下後有僧於巖上周迴
鐫小羅漢佛菩薩像然則飛來峰石佛唐以前已有
之審視厥狀戍削奇古望而知為六代遺蹟今煙霞
洞羅漢六石屋羅漢一百一十六要非吳越以後工
人所鑿土俗流傳之謬由未見咸淳志爾

謹按曝書亭集說應是舊時有像而楊璉真伽等
鐫已像雜於其中者田叔禾文固未見臨安志而

成化杭州府志亦非漫然立說也
合周伯琦文元時亦曾補刻佛像

堯山堂外紀黃勉之風流儒雅卓越罕羣嘉靖戊戌當
試春官適田子藝過吳門與談西湖之勝便輟裝不
北上往游西湖盤桓累月

留青日札嘉靖四十四年八月抄沒嚴嵩江西家產內
有宋張擇端西湖春曉圖南屏晚鐘圖劉松年西湖
圖

留青日札西湖今但知有冷泉而不知有溫泉醴泉並
在冷泉之上見武林舊事今不可考矣有好事者問

西湖志卷之六
津新婦磯楊廉夫西湖竹枝詞家住西湖新婦磯又
有石新婦石新婦下水連空飛來峰前山萬重鄰九
成竹枝詞風篁嶺頭西日暉青龍港口新月微馮士
頤詞請看雙投橋下水新開兩朶玉芙蓉此皆遺跡
也

湖孺雜記湖墅有三勝地西溪之梅臯亭之桃河渚之
蘆花河渚蘆花名曰秋雪西溪梅名曰香雪則臯亭
之桃亦可名紅雪矣或曰滿覺街桂花可名金雪

西湖遊覽志餘西湖賞雪初霽最宜高興者登天竺絕
頂及南北兩峰俯瞰城闔遠眺海島則大地山河銀
鎔冰結而予以藐然稊米凌剛風恍欲羽化次則放
舟湖中周覽四山若秋濤聳湧璀璨乘飈而玉樹琪
花晃然奪目

快雪堂漫錄元高人張伯雨墓在南高峰左麓張號句
曲外史吾郡姚公綬為營脩其墓穹碑在焉余昨到
龍井過其處讀姚文欲尋張埋骨處草樹蒼鬱竟不
可得徘徊太息久之陳季象云曾見李洙山說正德
年間有山民鋤地深數尺遂犯張墓見一人盤膝坐

爪髮俱長偶傷其腦漿忽迸出良久復合其人驚懼
急掩之墓中有書二冊攜其一出至鄭栗菴公諱環
家鄭願以一金易之其人云當至墓中再取其一至
途中忽風雷大作失書所在向以張風流詩翰不知
其有道術也

夷白齋詩話西湖飛來峰石上佛像是勝國時楊璉僧
所琢下天竺後壁是王叔明畫其剝落處孫宰子補
之方崇陵為秋官郎慮囚江南歸省過杭索筆題曰
飛來峰天竒也自楊璉真伽琢之天竒損矣叔明畫

人竒也自孫宰子補之人竒索矣此千載不平疑案
予法官也不翻是案何以服人

湧幢小品岳王墓木皆南向正德八年都指揮李隆範
銅為檜及檜妻王氏万俟卨三像反接跪墓前萬曆
中兵使者范涑增張俊像後撫臣王汝洲沉張俊王
氏像於湖移秦檜万俟卨像跪祠前

見聞雜紀司禮監孫隆號東瀛監蘇杭織造凡山水佳
處不惜厚貲多所點綴曾於岳忠武神前用銅鑄秦
檜夫婦万俟卨張俊四像俱鐫姓名於胸次跪之殿

西湖志 卷四
中闌以木柵不十年予再遊岳墓而四像已不存矣
士大夫求一時之利不顧名義殺人媚人如四人者
比比有之往事可鑒也

湖壖雜記忠武王靈爽昭昭牧人入其廟者輒病墓前
四鐵人向在牆內游人溺而擊之膚體不完穢氣四
徹或慮其褻忠靈併分屍櫓移之牆外而擊者愈衆
旋毀旋鑄鑄者欲不朽其形擊者欲立碎其體奸人
旣死誅之者殆無虛日非快事與因思丹陽陳少陽
墓亦鑄鐵人肖汪伯彥黃潛善嘉靖間鄭普過之題

柱聯曰丹陛披肝千古綱常可托荒庭屈膝兩人富
貴何爲二像應筆而仆檜離日受敲扑而不知似媿
恥之心汪黃猶不泯矣

六研齋筆記項承恩字寵叔新安人杭州府學生也屢
試不第遂隱西湖岳墳攜一女奴供爨竒醜開小肆
雜置書籍畫卷併盆花竹石索價頗高禾中李日華
贈詩云西湖流水供濯足南屏山色對梳頭月夜酣
眠琴作枕雪朝趺坐絮爲裘盆花巧作千金笑壁畫
貲高萬戶侯何用更尋高士傳先生風格在林邱後

以哭婢成疾而逝即前之奇醜者人皆笑之

六研齋筆記吳循吾歙縣人少豪放喜聲律晚年拓落

寓居武林吳山松關竹屋翛然如在塵外家有伽南

觀世音像二尊大者高幾三尺小者高尺餘皆糖結

之精者供置室中奇香溢於戶外誠異品也曾攜一

木瘦鼎示李太僕日華天然有兩耳三足週身文理

感縮成雷雲獸面之狀色瑩淨如黃金太僕作詩記

之曰木鼎非範金雲霞自陶鑄空山無良冶雕鐫亦

非處野火燒枯株泉溜暗相注上亦轟雙耳下亦岐

三柱齟齬夔螭蟠鬣鬚鳳鸞耆黃目突海濤紫英發

山樹摩娑輝光澤文彩炳然著吾友歷落人幽奇每

延佇天忽俾此物攻堅殫神智剗中有所容筍蕨不

以貯竹風飄翠縷松燼吹紅炷華陽十賚中缺此亦

欠事常笑彌明翁頑石勞險思何羨魯廟陳聊供蕭

臺治木火自宣發無煩蓐收氏盡讀藥笈書攜上蓬

萊住

湖船錄黃貞父儀部用巨竹為泔浮湖中編篷屋其上

朱闌周遭設青幕障之行則揭焉支以小戟其下用

西泠志 卷四
三
文木斲平若砥布於泖上中可容六七胡床位置几
席觴豆旁及彝鼎罍洗茶鐺碁局之屬兩黃頭刺之
而行吳江周本音名之曰浮梅檻貞父書柱聯云指
煙霞以問鄉窺林嶼而放泊一時詞人題咏頗衆
六研齋筆記上天竺戴文進十八羅漢像子兒時猶及
見下竺有王叔明畫壁保叔塔院有叔明畫海天落
照圖在左壁上層然皆剝落矣今乃絕蹤

貽清堂日鈔中元節湖上放燈舊亦有之然游者不過
十餘舟好事者點燈水上遠望者如落星殘火而已

今則男女傾城出游官府呵殿之聲不絕三門達旦
不閉湖舫中皆結綵張燈爭奇鬪巧笙歌簫鼓蹴踘
梟盧在在而是異香襲人火砲俱發月光燈光與湖
水相映真人世蓬瀛也三吳大家以至遊冶之子皆
先期寓湖上待此夕遊賞而四方歌姬名優亦往往
連袂而至諸貨書史清玩雜色器具者填街列肆競
開夜市豈非海內所希邁哉

詒清堂日鈔三十年前湖上樓榭煥然長堤垂柳真如
圖畫獨恨龍井石屋煙霞三勝槩其天然造化之巧

西湖志 卷四
三
鏹削殆盡冠以亭臺飾以佛像此何異削圓方竹杖
重漆斷紋琴耶識者謂楊璉真伽而後再罹茲厄
蕭士瑋湖山小記雨中上韜光霧樹相引風煙披薄飛
流木末江懸海掛稍倦時踞石而坐亦倚竹而息大
都山之姿態得樹而妍山之骨格得石而蒼山之榮
衛得水而活惟韜光道中能全有之白太傅碑可讀
雨中泉可聽恨僧少可語耳枕上沸波竟夜不息視
聽幽獨喧極反寂益信聲無哀樂也

李流芳題跋曾與印持諸兄弟醉後泛小艇從西泠而
歸時月初上新堤柳枝皆倒影湖中空明摩盪如鏡
中復如畫中久懷此胸臆壬子在小築忽為孟陽寫
出真是畫中矣

李流芳題跋吾友子將嘗言湖上兩浮圖雷峰如老衲
寶石如美人予極賞之辛亥在小築與方回池上看
荷花輒作一詩中有云雷峰倚天如醉翁印持見之
躍然曰子將老衲不如子醉翁尤得其情態也蓋予
在湖上山樓朝夕與雷峰相對而暮山紫氣此翁顏
然其間尤為醉心然予詩落句云此翁情淡如煙水

則未嘗不以子將老納之言為宗耳

陳眉公雜記魏璫祠建於第一橋與孤山鄰近一片潔淨地俱為腥穢一朝璫敗徃時稱功頌德者亟欲仆穹碑去官爵姓字不可得獨處士骨雖朽而名芳梅與鶴無一存而皆有生氣孤山如故冰山竟安在哉舊錢塘縣志田子藝品泉以龍泓武林第一吳氏著泉品錄天下之名泉盡矣獨遺武林不知杭州自有名泉人不識耳安平泉在臨平東坡詩當時陸羽空收拾遺下安平第一泉是也塊兒泉在古蕩內梅花泉

在西溪田塍間有五孔湧如梅花故名惟虎跑泉最為人所賞捐資雇役擔不憚遠方此外又有子午泉在吳山真聖觀其井每日子午時水流動可汲餘時則否故名

靜志居詩話西湖船製不一以色名者有鳴玉鏘金金勝寶勝大綠間綠游紅申屠仲權詩紅船撐入柳陰去釋道原詩水口紅船是妾家是也以形名者有龍頭白樂天詩小航船亦畫龍頭是也有鹿頭楊廉夫詩鹿頭湖船唱報郎是也形色雜者有百花十樣錦

錢復亨詩又上西湖十錦船是也以姓名者有黃船
董船劉船見吳自牧夢梁錄蓋大者謂之船頭最大
者賈秋壑所造車船也車船棚上無人撐駕但用車
輪脚踏而行其速如飛小者謂之瓜皮船廉夫詩小
小渡船如缺瓜歐陽彥珍詩瓜皮船子送琵琶張大
本詩瓜皮小船歌竹枝周正道詩瓜皮船小水中央
又有總宜船取東坡居士淡粧濃抹總相宜之句名
焉李宗表詩總宜船中載酒波凌彥翀詩幾度湧金
門外望居民猶說總宜船是也四水潛夫述武林舊

事值探春競渡日畫橈櫂比如魚鱗無行舟之路楊
謹思詩大船搗鼓銀酒缸小船吹笛紅繡窗今則敗
舫數艘無復徵歌按舞者矣

湖孺雜記壬辰之夏予與洪子昉思泛舟湖心亭畔日
已晡矣風雨驟至止宿亭上夜半忽見波上有紅燈
一點明滅不定昉思笑曰所謂不愁明月盡自有夜
珠來也予曰非也舊志所載宋時四聖觀前晦夜每
見一燈浮起至西泠橋畔而返風雨中其光愈盛月
明稍淡震雷時與電爭明則此湖光也蘇長公有湖

光非鬼亦非仙句今之所見母乃類是

湖壩雜記晉理公至靈隱謂飛來峰自靈鷲飛來人不
之信因就洞中呼黑白二猿為証二猿受記而隱數
千年不復見矣順治己丑秋夜一僧於月下見一白
猿立於峯頂皎如積雪映月逾潔辛卯冬青蓮閣下
一黑猿戴笠而趨衆皆見而呼之猿却顧微吟越溪
而去是二猿至今尚存理公之言其信然耶

湖壩雜記游人至西泠橋者必問蘇小墓孰知墓在子
虛烏有間白門一友求其迹悵不可得余曰詠巫山

者謂朝雲暮雨連天暗神女知來第幾峰引人入勝
正在縹緲之際子亦當作如是觀客點首

謹按武林舊事及咸淳臨安志俱載蘇小墓在湖
上而唐徐凝詩云嘉興郭裏逢寒食落日家家拜
掃回惟有縣前蘇小墓無人送與紙錢灰陸廣微
作吳地志遂引此詩載墓在嘉興縣側今縣側並
無墓址可考查至元舊志亦無明文而錢塘蘇小
小歌早見於樂府郭茂倩編引廣題云蘇小小錢
塘名倡南齊時人故白詩有柳色春藏蘇小家及
教妓樓新道姓蘇之句是為錢塘人無疑考輟耕
錄載春渚紀聞云司馬才仲為錢塘幕官其解舍
後有蘇小墓又周紫芝有湖堤步游弔蘇小墓詩
據此則宋時顯有墓在湖上與咸淳志武林舊事
脗合意徐凝詩必另一蘇小姓名偶同或借其名
以概北里之有色藝者如武士多稱霍嫫姚之類
故謂嘉興亦有蘇小墓則可謂蘇小墓必非湖上

則不可也但時代既遠湖上墓址亦無可蹤跡姑記於此以俟博考

兩湖塵談今湖州市有夾城其舊時基址尚存相傳其一為僞吳張士誠所築其一元將楊完者營也斯地值二城之間故曰夾城而因以名巷云考之元史順帝至正間達識帖睦迺為浙江行省左丞相其人貪懦無為方士誠兵陷杭州達識帖睦迺棄城遁賴行省叅政楊完者自嘉興引兵敗之因是遂為左丞與達識帖睦迺共守江浙完者本苗軍元帥以其軍營於城北士誠每為所敗其後士誠僞降完者不悟勸

達識帖睦迺納之承制拜士誠太尉然完者軍無紀律又素強橫達識帖睦迺不敢禁遏心實惡之乃反與士誠定計以圖完者遂詐稱遣士誠出兵復建德完者不為備士誠以兵襲其營苗軍潰完者與弟俱為所殺完者既死士誠遂據杭州朝廷不能制因而授之乃自立為吳王俾其弟士信大發浙西諸郡民築杭城徙達識帖睦迺於嘉興旋為所迫死而杭自是不復為元有矣比因論夾城故推原張之築城楊之築營其事實如此

西湖遊覽志夾城巷東通遞運所四達之衢市廛殷阜
肩摩踵接第夾城名義不知何所取也故老皆言元
有總兵楊完者與張士誠築壘相拒此其遺基然當
錢氏築城時云自秦望山由夾城東亘江干洎錢塘
湖凡七十里則夾城之名唐末五代已有之似非起
於楊完者也豈以其近傍羅城若杜詩所稱花萼夾
城通御氣之談歟國初有爲夾城八景卷者名流題
詠甚多今掇其著者一曰夾城夜月王洪卜算子詞
孤月泛江秋露下高城靜期着佳人夜不來坐轉梧

桐影吹徹紫鸞笙寶篆煙消鼎桂子飄香下廣寒銀
漢雙星耿聶大年臨江仙詞萬里碧霄雲散盡長天
孤月流輝城陰寥闊柝聲稀試登高處望露濕五銖
衣不見遼東華表鶴人民昔是今非驚鳥三匝正南
飛銀河風露冷騎得綵鸞歸二曰陡門春漲王洪詞
驚雪噴高崖雷響青天曉剛道吳胥駕海來勢壓滄
溟小兩岸走漁舟潑亂飛春鳥誰信神魚去不留五
色祥雲繞聶大年詞西北關城如鐵甕夜來春漲崩
奔驚濤拍岸撼崑崙桃花三汲浪何處覓仙源彷彿

西泠志 卷四
三
鳴夷乘白馬潮頭日落雲昏瀆祇川后亦銷魂琴高
騎赤鯉隨水到龍門三曰半道春紅王洪詞宿雨漲
春流曉日紅千樹幾度尋芳載酒來自與春風遇弱
水與桃源有路從教去不見西湖柳萬絲滿地飛風
絮聶大年詞記得武林門外路雨餘芳草蒙茸杏花
深巷酒旗風紫騮嘶過處隨意數殘紅有約玉人同
載酒夕陽歸路西東舞裙歌扇繡簾櫳昔遊成一夢
試問賣花翁四曰西山晚翠王洪詞斜日照疎簾雨
歇青山暮白鳥鳴邊一半開杳靄和煙度樓上見平

湖影隔青林霧吹斷鸞簫興未闌月照芙蓉露聶大
年詞一抹斜陽低遠樹分明翠斂西山蒼蒼松檜鎖
禪關疎鐘殘磬裏倦鳥亦知還谷口樵蘇歸路晚六
橋流水潺潺行人指點有無間天風吹散盡露出豹
文斑五曰花圃啼鶯聶大年詞芳圃萬花圍繞遍軟
紅晴點香泥金衣公子柳邊迷爲憐春色好終日徃
來啼記得早朝花底散金河草色萋萋數聲只在御
橋西東風回首處香霧滿長堤六曰臯亭積雪聶大
年詞昨日孤峰如潑翠今朝玉立巒岒瑤林琪樹間

西清志 卷四
琅玕蓬萊塵世隔弱水竟漫漫玉宇岌嶷千仞表羣
仙飛珮驟鸞不知何處倚闌干洞簫吹一曲鶴斃不
勝寒七曰江橋暮雨聶大年詞一葉漁舟吞暮景夜
來江漲平橋蕙葭兩岸響蕭蕭水村煙郭外隱隱見
歸樵鴻雁欲歸愁翅濕誰憐萬里雲霄空濛山色望
中遙鐘聲何處寺白鳥沒林腰八曰白蕩煙村聶大
年詞北郭秋風禾黍熟牛羊晚下平田一村桑柘起
寒煙田翁邀社飲擊鼓更燒錢處處雞豚泥飲罷瓦
盆濁酒如泉往來東陌與西阡誰言淳樸俗自有一

山川

湖船錄汪然明製船計長六丈二尺廣五之一入門數
步堪置百壺次進方丈足布兩席曲藏斗室可供卧
吟側掩壁厨俾收醉墨出轉為臺臺上張幔若遇驚
飈蹴浪欹樹平橋卸闌卷幔猶然一蜻蜓耳陳仲醇
榜曰不繫園

湖壖雜記丙辰之夏紅藕花開王子古直偕女史素蓉
曲工金叟邀予舉杯西泠橋上為邀月之飲素蓉歌
東風無賴一曲聽者凝神叟曰子之歌善矣然毫釐

千里之間猶有進也字有四聲度曲者四聲各得其
是雖拙亦佳非徒取媚聽者之耳如陽平拖韻稍長
即類於陰陰平發音稍亮即類於陽去聲亢矣過文
宜抑而復揚入聲促矣出字貴斷而後續雖有一定
之腔亦可短長以就韻雖有不移之板亦宜變換以
成文而其要領在於養氣如陽音以單氣送之則薄
陰音以雙氣送之則滯將收鼻音先以一絲之氣引
入而以音繼之則悠然無盡子有數字未諧試反尋
之自得也素蓉起拜謝予曰此所謂識曲聽其真也

古之稱善歌者曰繞梁曰裂石惟美其調之高耳袁
中郎謂每度一字幾盡一刻僅形其聲之細耳善乎
樂記所謂上如抗下如墜止如槁木累累乎如貫珠
能盡節奏之妙故最知音莫古聖人若也而子得之
雖然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知子者有人乎叟曰
人之知我不如我之自知也古直曰一技也亦有然
哉遂罷酒刺船而去

礪房偶筆余讀書葛嶺之涵青精舍一日侵晨有事入
城過斷橋見橋東置一木龕十數人圍聚云有人將

西泠志 卷四
自焚俄見一六七十歲老嫗衣紫花布衫項挂念珠
手焚線香三枝至龕前向西方膜拜畢入龕自閉龕
門而坐漸見龕中煙出隨焰光四透不一時火烈發
而龕已燼矣不知圍聚龕前者何人是其親屬亦無
哭泣相送者予素不信有自焚之事茲目覩之亦奇
矣城中諸婦女聞之相與募錢構一草菴瘞其骨繪
像奉之名西昇菴不數年菴亦圯

礪房偶筆 西溪梅花皆是村人養生產業故各勤加培
護無不盛之歲古梅可二三百年至有空腔豁腹可

入坐一人者圖畫不能窮其橫斜幻態也花時彌望
無際如屯雲如積雪香氣迷漫左右又如入衆香國
登香界天鋪鹿皮茵褥其下環坐雅飲微風時飄數
片落入酒杯襟帶間覺肝腸毛髮盡冰雪矣

茱圃尺牘 孤山和靖墓側舊有小冢碑刻士女菊香之
墓余少時嘗見之戊辰己巳間大修林墓冢碣俱被
拆去爲之惘然今於四六新書中見諸九鼎所作菊
香墓誌云菊香葬林處士墓側聞諸故老傳自宋時
生前吟咏慕和靖之詩篇歿後英靈結梅花之伴侶

殆可徵信也

支如增小青傳小青者武林馮生姬也家廣陵名元元字小青其姓不傳十齡時遇一老尼口授心經一過輒成誦尼曰是兒早慧福薄毋令識字可三十歲活母難之十六歸生生之婦竒妒姬曲意下之終不悅偶隨婦遊天竺婦問西方佛無量大士獨著者何姬曰以慈悲故婦知諷已笑曰當慈悲汝乃徙之孤山別室誠曰非吾命郎至不得入非吾命郎手札至亦不得入姬往郎亦不甚相顧姬悽惋無已有楊夫人

者時從姬弈絕愛憐之姬性好書向生索取不得數從夫人處借觀間賦小詞自遣對佳山水有得輒作小畫生聞之索亦不與又時時好與影語斜陽花際煙空水清輒臨池自照絮絮如問答女奴窺之即止但見眉痕慘然嘗有對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之句一日夫人乘間言曰吾非女俠然力能脫子火阬豈終向黨將軍帳下作羔酒侍兒乎姬曰夫人休矣妾夢手折一花隨風片片墮水命止此矣夙業未了又生他想彼冥曹姻緣簿非吾如意珠徒供

羣口描畫耳夫人默然長歎相顧良久泣下沾衣自
後夫人從夫宦遊姬益寥閨遂感疾醫來姬佯謝俟
出擲藥床側歎曰吾即不願人世亦當以淨體皈依
作劉安雞犬寧以一杯醢斷送耶乃作書貽夫人曰
關頭祖帳迴隔人天官舍良辰當非寂度馳情感徃
瞻睇慈雲分燠噓寒如依膝下糜身百體未足云酌
姊姊姨姨無恙猶憶南樓元宵看燈諧謔姨指畫屏
中一憑欄女曰是妖嬈兒倚風獨盼恍惚有思當是
阿青妾亦笑指一姬曰此執拂狡鬟偷近郎側將毋

似姊於是角采尋歡纏綿徹曙寧復知風流雲散遂
有今日乎往者仙槎北渡斷梗南樓信語哮聲日焉
三至漸乃微詞含吐亦如尊旨云云竊揆鄙衷未見
其可夫屠肆苦心卧狸悲鼠此直快其換馬不即辱
以當壚去則弱絮風中住則幽蘭霜裡蘭因絮果現
業誰深若便祝髮空門洗粧浣慮而艷思綺語觸緒
紛來正恐蓮性雖胎荷絲難殺又未易言此也乃至
遠笛哀秋孤燈聽雨雨殘笛歇唧唧蛩聲羅衣壓肌
鏡無乾影朝淚鏡潮夕淚鏡汐今茲雞骨殆復難支

痰灼肺然見粒而嘔錯情易意悅憎不馴老母姊弟
天涯問絕嗟乎未知生樂焉知死悲憾促歡淹母乃
非達至其淪忽亦非自今結襦以來有宵靡旦夜臺
滋味諒不殊斯何必紫玉成煙白花飛蝶乃謂之死
哉或軒車南返駐節維揚老母惠存如妾所受阿秦
可念幸終垂憫疇昔珍贈悉令見殉瑤鈿繡衣福星
所賜可以超輪消劫耳小六娘先期相俟不憂無伴
附呈一絕亦是烏死鳴哀其拙集小像託陳媪好藏
覓便馳寄身不自保何有於零膏冷翠乎他時放船

隄畔探梅山中開我西閣門坐我綠陰床彷彿生平之
響像見空幃之寂颺是耶非耶其人斯在嗟乎夫人
明冥異路從此永辭玉腕珠顏行就塵土興言及此
慟也何如書未達而疾益甚水粒俱絕惟日飲梨汁
少許然明粧靚服擁襪欹坐未嘗蓬垢偃卧也忽一
日語女奴曰傳語冤業郎可覓一良畫師來師至命
寫照寫畢攬鏡熟視曰得吾形矣未得吾神也姑置
此師易一圖進曰神似矣丰采未流動也乃命師復
坐自與女奴扇茶鐺或檢圖書或整衣褶或代調丹

西泠志 卷四
碧諸色縱其領會久之命寫圖圖成笑曰可矣取供
榻前熟名香設梨汁奠之曰小青小青此中豈有汝
緣分耶撫几而泣淚與血俱一慟而絕年纔十八耳
時萬曆壬子歲也日向暮生踉蹌來披帷視之則容
光藻耀如生前不覺長號頓足婦聞之恚甚趨索圖
生詭以第一圖進立焚之又索詩亦焚之廣陵散從
茲絕矣猶幸第二圖其姻婭有購得之者而姬臨卒
之先日以花鈿數事贈鄰媪小女觀以二紙有字云
數盡慊慊春夜雨無多也只得一半工夫乃姬親筆

噫脫姬臨卒不以花鈿贈人而彼畫師寫照落筆便
肖則遺照殘箋盡歸妒婦劫火又安得桃花一瓣流

出人間也哉

小青焚餘草古詩云雪意閣雲雲不流
舊雲竟壓新雲頭米顛顛筆落窗外松

嵐秀處當我樓垂簾只愁好景少捲簾又怕風繚繞
簾捲簾垂底事難不情不緒誰能曉爐煙漸瘦剪聲
小又是孤鴻唳悄悄絕句云稽首慈雲大士前莫生
西土莫生天願將一滴楊枝水化作人間並蒂蓮春
衫血淚點輕紗吹入林逋處士家嶺上梅花三百樹
一時應變杜鵑花新粧竟與畫圖爭知在昭陽第幾
名瘦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西陵芳草騎
麟麟內信傳來喚踏春盃酒自澆蘇小墓可知妾是
意中人冷雨幽窗不可聽挑燈閒看牡丹亭人間亦
有癡於我不獨傷心是小青何處雙禽集畫欄朱朱
翠翠似青鸞如今幾個憐文彩也向秋風鬪羽翰脉
脉溶溶灩灩波芙蓉睡醒欲如何妾映鏡中花映水

不知秋思落誰多盈盈金谷女班頭一曲驪歌衆伎
收直得樓前身一死李倫原是解風流鄉心不畏兩
峯高昨夜慈親入夢遙見說浙江潮有信浙潮爭似
廣陵潮又天仙子詞云文姬遠嫁昭君塞小青又續
風流債也虧一陣黑罡風火輪下抽身快單單另另
清涼界原不是鴛鴦一派休猜做相思一槩自思自
解自商量心可在魂可在
在着衫又撚裙雙帶

謹按小青事前人多言偽託絕無其人但姚靖增
修遊覽志已載入孤山路而焚餘詩詞又往往見
於他書流傳人口新安張潮作虞初新志云小青
馮姓其女弟紫雲歸會稽馬髦伯據此則似實有
其人矣又支傳外復有菱菱居士一傳其言更詳
或云明季馮猶龍所作是否亦無可考要之香草
美人每多託喻事之
有無亦不必深計也

西湖志卷之四十六

